

高校新增专业 2223 个，撤销专业 518 个——

本科专业为何这样调整

新增专业

适应国家战略、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此次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中，全国各高校新增备案 2046 个此前已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专业，新增审批 177 个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两者合计新增 2223 个专业，为近 3 年来最多的一次。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机器人工程可谓此次新增专业中的大热门，新增数量排名前五。仅人工智能一个专业，就有包括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在内的 130 所高校增设。

“高校主动适应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及学科发展需要来调整专业。”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高耀表示，“当前全球正处于由信息化时代向智能时代转变，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催生和迭代出越来越广阔的需求空间，为与之

相关的新专业创造出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机会。”

此外，新增专业还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包括：适应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跨学科专业更多涌现，工学类专业新增比例高，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成为专业建设方向，等等。

对新增专业体现的发展趋势，东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汪旭晖教授分析：“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的速度和力度明显加快，新科技与不同类别专业之间以及不同类别专业之间深度交叉融合的特征越发凸显，由此所形成的新专业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中的作用越发突出。”

撤销专业

在专业设置上向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此次专业调整中，518 个专业被撤销备受媒体和社会关注，因为这也是近 8 年来被撤销专业最多的一次。郑州大学学生杨木在微博上留言：“被撤销的专业，很多是 10 年前的热门，而今天成了考生服从调剂的去处”。

“关于数量其实不用过分解读。”王建伟指出，我国高校新增专业数量近 6 年来除 2019 年为 1853 个之外，其他年份均超过 2000 个，远高于撤销数量。在高校本科招生数量增长速度趋稳的背景下，预计撤销专业的数量还将持续增大。高校将在专业设置上回归理性，围绕办学特色、办学定位、办学条件进行专业设置和调整，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具体来看此次被撤销的专业不难发现，管理类被撤销的较多，如公共事业管理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分别被 21 所和 16 所高校撤销，位列前两位。此外，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在 15 所高校中将不复存

在，产品设计专业则被 13 所高校撤销。

究其原因，王建伟认为，生源不理想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是专业被撤销的重要因素。从招聘网站的数据来看，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职位需求，2019 年比 2018 年下降了 31%，2020 年比 2019 年又下降了 37%。“某些专业的毕业生无法在人才市场上被吸收，而有的专业却供不应求，这会倒逼高校、学生做出更合理的选择。”

“无论是主动撤销还是被动撤销，不同院校撤销不同专业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均与高校发展定位的转变与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密切相关。”高耀认为，专业设置陈旧、人才培养缺乏特色、软硬件支持度不够是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专业撤销其实也可以大致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高耀告诉记者，我国高等教育不断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向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这一趋势不断倒逼高校要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3月1日，教育部公布了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其中，37个新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各高校新增备案专业2046个，新增审批专业177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93个，撤销专业518个。

此次专业调整引起广大学生、家长和高校的广泛关注，大家普遍关心，高校新增2223个专业反映了怎样的发展趋势？近8年来撤销专业最多是为什么？专业调整反映了高校专业设置中的哪些问题和原则？高校专业设置如何才能更加科学、合理、规范？

优化调整

构建科学合理的本科专业结构

在专业一增一减的背后，既反映了一些高校专业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也蕴藏着高校专业设置的逻辑和原则。

突出的表现便是一些专业“设置快、停招快”，甚至出现新设专业尚未有学生毕业，即已停招的情况。例如，在今年大数据持续火热的背景下，就有学校撤销了2018年开设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显然，这不是专业不被社会需要，而是学校的办学实力、特色等不足以办好该专业。

再如，音乐、美术等艺术类专业近年连续登上就业红牌榜，但艺术类专业近6年里在新增专业中一直排名靠前，专业数量持续增加，招生人数屡创新高。有研究人员评论为，“表面上是从更多考生利益出发，实际上是高学费驱使下的‘学校利益本位’的直接体现”。

此外，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还存在“撒胡椒粉”现象，缺少统筹规划，粗放式发展，贪大求全，重量轻质，一哄而上，新增专业与高校的办学定位、发展特色及长远战略不相匹配，而且缺乏相应的学科布局和培养条件作为基本支撑。

具体来说，就是要立足长远考虑问题，摒弃“短线思维”，充分考虑学校的办学定位、发展特色、学科基础、软硬件支撑、社会需求等各种因素，动态调整中及时淘汰一些培养质量低下、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内容陈旧、缺乏特色和内涵的专业。

“既要充分授权，同时又要科学监管。”王建伟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完善的专业设置调整干预机制，从宏观层面加强对市场人才供求的监控，以及普通高校专业设置的预警和监督，规范普通高校专业设置调整行为。

“应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政府宏观调控、高校自主调整、社会力量参与的本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模式。”汪旭晖指出，可以借鉴中外大学成功经验，同时建议引入权威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对高校专业、课程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和监督。（据《光明日报》）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他看中的那些改革派官员，大都因资历太浅而不能入阁，即使有几个资历够了，也因为平常得罪人多而频遭攻讦，加之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走到了尽头，想力排众议按自己的要求选拔阁臣，恐怕已不可能。尽管这样，仍有几个大臣的名字像走马灯一样在他脑子里旋转，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尽量振作

精神言道：“现在内阁张四维与申时行两位辅臣，论沉稳练达，申时行强过张四维。但张四维资格老，已在次辅位置上，不谷一旦撒手尘寰，肯定由他来接替宰揆之职……”

趁张居正喘气的当儿，冯保插话说：“老夫看这位张凤盘，在张先生面前颇为谦恭。”

“那是不谷在柄政之时，往后他怎么样，不谷不敢保证。”说到这里，张居正又补了一句，“此人过于圆滑。”

张四维担任阁臣期间，常常背着张居正偷偷给冯保行贿，两人私下里已打得火热。冯保一直以为张四维是张居正的心腹股肱，却没想到张居正对他存有戒心，不不惊诧地问：“你怕张凤盘更改你的改革主张？”

“是啊，这是不谷最担心的事，”张居正说着喘起了粗气，半晌，才又痛苦地说，“倘若万历新政不能继续，不谷在九泉之下，也誓难瞑目啊！”

听着这洞察七札的肺腑之言，冯保

大受感动，大限临头心里还想着国事，满朝大臣，除了眼前的张居正，还有谁能够这样？但冯保此时一门心思的不是“万历新政”能否继续，而是担心张居正一旦撒手而去，他从此一个人在朝中孤掌难鸣。往常，每当皇上在他面前耍脾气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就感到了危机感。此刻，这种危机感突然放大，他觉得嗓子眼干得冒烟，拼命咽了一口，迫不及待地：“张先生，依老夫看，你得加塞儿！”

“不是加塞儿，”张居正嫌这个词龌龊，有阴谋之嫌，纠正道，“是要挑几个正直可靠的大臣，充实内阁。”

冯保连连点头，回道：“老夫就是这个意思，张先生，您选好了人吗？”

张居正的身体本已虚弱到极点，一席对话虽费时不多，但仍让他坚持不住。这时候，他又主动要了参汤啜吸几口，一边喘息一边艰难言道：“当年，不谷曾为皇上挑了6位经筵讲臣，他们中张四维、申时行已经入阁，另有许国、于慎行、余有丁等都是阁臣人选。不谷曾

不止一次向皇上推荐他们，现在看来，能立即入阁担任重任的，当是吏部左侍郎余有丁。”

冯保一听这个名字，立刻就想到了吏部尚书王国光。却说张居正于隆庆六年出掌内阁，任命的第一批六部尚书，如今只剩下一个王国光了。10年时间里，六部九卿十八大衙门的堂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像杨博、葛守礼、谭纶、王之诰、殷正茂、李义河、王崇古这样一些素有望重的大臣，有的作古有的致仕。唯独这个王国光，自始至终陪伴着张居正走过一程又一程风雨。若论张居正的私心，他巴不得王国光能接替他的首辅之职，但这事儿决计办不成：一是王国光已年过六旬；第二，大明开国以来，从没有让吏部尚书担任首辅的先例。首辅上任后可以兼任吏部尚书，但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却再也不能当首辅，皆因吏部尚书是六部之首，名为天官，事权重大。